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DUANPIAN XIAOSHUO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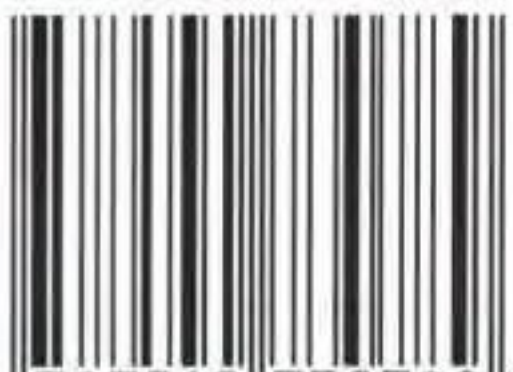


BEST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DUANPIAN XIAOSHUO

花最少的钱  
用最短的时间  
享受中国当代文艺的最新成果  
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有代表性  
有影响力

ISBN 7-5407-3078-1



9 787540 730789 >

ISBN 7-5407-3078-1/I · 1869

定价: 22.00 元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DUANPIAN XIAOSHUO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短篇小说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1

(2003 年选系列) ISBN 7 - 5407 - 3078 - 1

I . 2 . . . II . 小 III .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169 号

## 2003 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

编者◎《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责任编辑◎庞俭克

封面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 - 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 - mail: ljch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中核印刷厂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390 千字

印张◎17.75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5407 - 3078 - 1/1·1869

定价◎22.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编者的话

对于《小说选刊》编辑部来说，每年编选这套丛书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每一次编选都是对这一年优秀作品的重新温习，每一次温习都会为这一年国内小说创作的质量高和数量多而感到欣喜。有了这样丰富的资源，就更便于我们优中选优，今年又能奉献给读者一套小说精品大餐。

在我们历年的选本中，有不少作者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或小说选刊奖，今年他们又有作品入选。比如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逃跑》，作品不仅展示了生活表层的“景象”，更以冷静的目光，审视了人心之中难以言说的状态。再如叶广苓，她在完成“家族系列”之后，又对有关二战题材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入选的这篇《广岛故事》真实地刻画了两位日本女性的形象，描绘她们遭受巨大灾难之后的生活状态。迟子建也是一位多次获奖的著名作家，她的中短篇小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淡化丑恶，隐去龌龊，用宽容的善意去描绘人间温情。这篇《酒鬼的鱼鹰》则有所不同，那只鱼鹰的悲惨命运，让温馨生出了寒意，也使作品有了一种别样的力量。衣向东的《过滤的阳光》描绘一个普通家庭的辛酸日子，这日子的变化映照了时代的变迁，也托出了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父亲形象。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站在平民的立场，用从容的叙述关爱一个小人物命运，笔墨之中饱含了真挚的情感。还有《给我漱口盂儿》《凉咖啡》《垂杨柳》《乌鸦》《听慧

星无声地滑行》《城市生活》《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绝渡》等，都是获奖作家的最新佳作。

今年，在阅读全国各文学期刊的过程中，两位福建女作家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她们是北北和须一瓜。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是一个情感故事。她将那寻找与追求描写得执著而又艰辛，却又避免了一般爱情故事的大团圆或悲剧结局，让那火热而绵长的情感，消解于瞬间的顿悟。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进行了一种穷追不舍的道德追问，用细腻的笔触，照射人心深处微妙的波澜。陈昌平是一位从未在《小说选刊》露过面的作者，却也在今年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他的《英雄》刻画了一位退休老工人，讲述他如何走向一片虚无却闪动着特殊光彩的境地，在谎言中生出了激情，把虚荣也演变成无私的奉献。他的短篇小说《特务》也是写了一种谎言，这谎言则渗透着凄凉——在那个非常的时代，一颗心灵以独特的方式，呵护着另一颗心灵，陈昌平将母子之情在谎言中张扬，给了我们一份别样的感动。

除陈昌平之外，还有不少新朋友在今年的选本中出现。比如《上邪》的作者肖达，《灾星出世》的作者徐景阳，《阁楼》的作者柳营，《好好活着》的作者舟卉，《如厕记》的作者吕不，《一剪梅》的作者席建蜀，《我如营盘钱如水》的作者韩银梅，《七月薜秧》的作者北洛，《我们的骨》的作者陈希我，《手术》的作者盛可以等等。

奉行好作品主义，关注名家，推出新人，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将继续努力。

《小说选刊》编辑部

2003年12月

##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
乡间选举的乐子	孙春平( 1 )
大声歌唱	王方晨( 10 )
和泰森打架	张万新( 28 )
一匹马两个人	迟子建( 40 )
凉咖啡	石舒清( 58 )
逃 跑	铁 凝( 68 )
大老郑的女人	魏 微( 81 )
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	孙春平( 104 )
隧道·惊乍	林斤澜( 118 )
特 务	陈昌平( 127 )
朋 友	余 华( 141 )
苹果熟了	陈 武( 154 )
乡村夜	刘玉栋( 166 )
明月寺	叶 弥( 182 )
荆永鸣小说二题	荆永鸣( 195 )
门镜外的楼道	迟子建( 213 )
陪 人	野 莽( 232 )

---

乌 鸦	阿 成(246)
蟹子的滋味	孙惠芬(265)
垂杨柳	苏 童(284)
恋爱的王经理	陈 然(297)
七月蒹葭	北 洛(308)
听彗星无声地滑行	张 洁(319)
绝 渡	谈 歌(340)
我如营盘钱如水	韩银梅(351)
硬 雪	温亚军(368)
母女之间	何玉茹(383)
绯 闻	潘向黎(397)
日近黄昏	王 芸(412)
手 术	盛可以(431)
城市生活	刘庆邦(451)
行为方案 6 号	韩少功(463)
少年与狗	陈 然(472)
收 获	周建新(485)
附 录	(498)

## 乡间选举的乐子

孙春平\*

数伏后的一天夜里，暴风雨突然降临。听电匣子里的天气预报讲，是今年第多少号台风在菲律宾海域生成，一路北上，经台湾海峡，过东海和黄海，在渤海湾登陆。

狂风是夜里从芦苇荡方向扑过来的，呼呼地嘶啸；那雨又岂止瓢泼，仿佛是魔鬼打开了天河的闸门。漆黑的天空，漆黑的田野，半空里蹿动起一道道惨白骇人的火蛇。被刮落的窝棚上的油毡纸和稻草，像被击落的鸟儿一样拍打着翅膀，在稻田上空挣扎飞舞。紧接着便是雷的轰鸣，又焦又脆，一声声炸得天摇地动。伸手不见掌的稻田里，却到处可见一束束手电光在闪跳，那是蟹农们在山埂上奔跑，他们可以不要看蟹的窝棚，却不能让狂风将塑料围障吹倒吹飞，不能让稻田里的积水漫过山埂，他们是在用生命护卫着眼看到手的劳动果实。

暴风雨中，县乡两级领导深入到田间了，指导抗灾，慰问村民。有位县领导还在雪亮亮的灯光照射下，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

---

\* 孙春平 满族。1950年生。现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中短篇小说《路劫》曾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文学奖。

下来，披到于家屯的蟹农于旺田身上，说了一些让人心窝发热的话。

天亮时，风住了，雨停了，于旺田一夜之间成了屯里的新闻人物。那天的晚间新闻，市县电视台都在播发抗大灾保丰收的消息，首要的一条就是市县领导顶风冒雨深入抗灾第一线。屏幕上出现了县委书记脱下雨衣往蟹农于旺田身上穿的镜头。屯里人很感动，说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官，真是“霹雳一声响得邪，来了救星县太爷”。隔了一天，又有人将市里的报纸拿来，第一版上挺大的一幅照片，也是县委书记给蟹农披雨衣。看到的人便戏笑于旺田，说于老旺时来运转，福光高照，不定还有什么好事要找上门来呢。

说于老旺好事上门，本是乡亲们的一句玩笑，没想，生活中的事果然就照这玩笑上来。暴雨过后的没几天，县里下来通知，说要召开抗洪救灾庆功大会，会上要表彰五十个先进集体和一百名先进个人，并把表彰的名额分配给了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乡里依葫芦画瓢，一个电话把村支书们找到乡里去，于水丰从乡里回来时，就带回选出一个先进个人的任务。

时间要求挺紧，村里的人听到喇叭喊，一家出一个当家管事的，晚饭后到村委会开会，谁家人不到罚款五十。正是稻田里的蟹子蜕壳长个儿的时节，蟹子又傻，见亮就扑，闻令即奔，夜里让谁诱捕出一抄子都是钱啊。青壮年们早卷了铺盖住到田里的窝棚去了。蟹农们心疼五十元钱，更担心田里的蟹子没人看守出意外，便打发了老人和妇女去开会。中小学生们正在放暑假，岂能放过这个热闹，闹闹哄哄的不请自到。小孩子哭，大人们叫，半大不小的学生们趁机瞎起哄，村委会大院立时变成了蛤蟆塘。

村支书于水丰一看不是事儿，脸拉下老长，伸手将墙上的插销一拔，院里的大灯泡便熄了光亮。他往胳膊上缩电线，然后提着灯泡子往屯外走，扔下话，“到稻田里开去，我看谁还敢给我

不到。”

人们呼啦啦跟在村支书身后走，一路走一路笑。于水丰提着的大灯泡子则一路走一路晃。于水丰本来走路就一蹶一蹶的，那灯泡子便越发悠晃得欢势。有人喊，于书记小心啊，灯泡子碰到谁不当紧，可碰碎了就得摸黑开会啦，你想开黑会呀！于水丰忽略了有人在跟他戏闹，便中了计，伸手去抓灯泡，没想那大灯泡还灼热着，手一抓便急扔开了，如果不是有电线牵着，真就掉在地上摔碎了。人们轰地笑起来。于水丰立住脚，回身骂，刚才是谁的馊主意，我把灯泡子塞你裤裆里去，把卵子烤化了，看你还打不打种<sup>①</sup> 淘不淘气，人们越发笑得不可收拾，笑得满天星星都显得繁密起来，那是寂寞的星星们跑出来看人间的笑话呢。

于水丰选了一处宽阔些的地方，把电线往那家窝棚里一接，大灯泡子往窝棚前一挂，便算会场了。雪亮的灯光引来无数的蛾虫，在人们的头顶上翻飞出一番迷幻的图景，比城里歌舞厅里的那种宇宙灯还别有味道。上百号人挤站在水渠上，畦埂上，说着笑着，那情景又像一群企鹅，见人拍照便总要排成队列。

于水丰扫了一眼，见老人们已基本不见，那是老人们见会场转移，田里自有当家主事的男人，便不再跟来凑热闹，自回家里歇憩去了。于水丰喊：“女人孩子们往后边靠一靠，各家睡炕头的往前边来，要开会啦！”

北方冬季长，热烘烘的火炕头便成了家里主事男人的特权之地，即便到了炎炎夏日，男人们宁可在炕头加垫木板门窗，也不会让别人篡权夺位。炕头也是一种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有人接话：“我家炕头都是老猫睡，我回家去叫猫啊！”

人们笑，哈哈地起哄。

于水丰绷紧了脸：“你去叫吧，小心秋后我叫你多交一份提

---

① 打种，东北方言，繁殖之意。

留款。”

这就更惹人笑，有女人嗽的一声，已经闪进水渠里去了。

挂了灯泡的那家主人半真半假地提醒：“于书记，这个电钱……还算不算。”

于水丰眼睛一翻愣：“算，谁说不算。你自个儿牢绷儿地给我记着，秋后我保证有账跟你算。”吓得那人立刻闭了嘴巴不吭声了。

闹腾了这一阵，于水丰开始说正事。讲意义，提要求，说这是激励斗志，夺取今年全面丰收的重要举措。“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正经事，大家都说说，选谁合适？”除了最后这句话，前面的那些都是从乡里开会现买现卖，八哥学舌学来的。

朱景发立刻接话：“那还选个啥，咱人现成，于旺田嘛。一春加一夏，人家把蟹田当洞房，把螃蟹当媳妇，连三顿饭都在地里吃。那天下暴雨时，连县官儿都亲自来看他，又上电视又登报纸的，不选他还选谁，再说，一乡二十多个屯子呢，一县好几百个屯子呢，这上榜的才一百个，为啥咱于家屯能摊上一个，指定是上头带下了笼头，看于家屯有驴，咱赶快套上笼头让人家牵走算啦！”

朱景发是那种二八月的庄稼人，靠着脑子活，嘴巴巧，农闲时东乡弄篓鱼虾，西乡收些鸭鹅蛋，贩到城里去，腿跑手不空。到了农忙这几个月，倒也在田地里撒腿猫腰，可干也不正儿八经地干，人夜后窝棚是留不下他的，常是跟相邻的于旺田招呼一声，“帮照看一跟呀”，就猴燎腩般地跑了。十有八九他是去筑长城赌麻将，十里八村的不定钻进哪个黑窟窿赌窝去。听说玩的也大，有一次突然被乡派出所的警察抄了赌窝，慌急之间，他窜进灶间便操起了菜刀。警察急拔枪在手，喝道，你要干什么，放下，朱景发说，我往后要是再赌，就是狗娘养的王八蛋，说着手起刀落，当地一响，一截手指便齐刷刷地丢在了菜板上，从此落

下了朱老九的外号。那一次，乡派出所念他有痛改前非的决心，只没收了他的赌资，没再罚款，也没送他去劳教。可朱老九哪有金盆洗手的志气，没等手上的纱布拆下来，已又坐到麻将桌前去了。

于旺田却是极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以往村上不管开什么会，他都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一躲，从不多说话，村官咋定咋是。去年冬天，他老婆得了急症，把家里存的几个钱儿都扔进了医院药店，还拉下一屁股饥荒，人也没留住。开春时，他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又借来万八千块钱，才算抢在节气前把蟹苗放进了稻田。这一春一夏，他对稻田里的活计一丝一毫也不敢大意，恨不得收成翻番，好快把欠债还上呢。可今夜听朱景发这般说，他不能不挺身而出：

“你朱老九才是驴呢，套上你到县里去正对路。”

人们轰地笑起来。连朱老九都笑，说：“老旺哥，我不过是打个比方，可能把围脖当了套包，没对上撇子。中，中，我是驴，你是劳模，中了吧！”

朱景发没说先进，而说的是劳模，这让人们越发笑得不可收场，又有人笑掉到稻田里去。这让人想起个故事，也可算个乡间典故了，是前些年搞生产队时发生的事。有个铁姑娘队长，当初干活没有说，假小子一个，不怵泥不怵水，有点儿显彪，后来就成了县里的劳模。劳模后来又当妇联主任，便挨家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把育龄妇女追得鸡飞狗跳，逼着人家上环结扎。劳模理所当然地还常常跟大队书记出去开会，一来二去的，姑娘家家的，她的肚子竟大了，看实在遮不住丑了，先是偷偷进城做了人流，又草草远嫁了他乡。却说这姑娘有个侄子，十一二岁的毛小子，有一天跟屯里的孩子玩着玩着打起了架，一个骂你妈是大金牙，一个回你爸是小歪嘴，一个又骂你爸是小偷，一个又回骂你妈大破鞋。对方那个孩子被骂得实在没了词儿，吭哧了一阵，竟

回了语破天惊的一句，“那你姑还是劳模呢！”劳模的小侄一下被骂哑了嘴巴，再找不出一个比这“劳模”更解恨更恶狠的“对仗”骂词来，只好大哭着跑回家去。臭嘴的朱景发突然整出句“我是驴你是劳模”的话，便有了巧用典故的高妙。

于水丰忍住笑，故作正色说：“说笑归说笑，正事是正事。选谁是先进总得说出个一二三来吧，都说说。”

已零比一亏了一个回合的于旺田岂肯服输，说：“说说就说说。咱这一屯子，从清早到夜里谁最辛苦，大伙儿都大眼灯似的嘛。朱老九哪天不是白天忙了一天，夜里接着忙，不过半夜他很少回窝棚啊。就说那天下暴雨吧，人家是顶着冈烟儿大雨从几十里外赶回来的，怕蟹子出了闪失，还花钱打了车。就凭这股劲儿，大家说该不该选他当劳模。”

便又有人笑，还有人夸张地使劲点头，并大声喊，“对，对，朱老九最辛苦，革命生产两不误，把一个手指头都磨秃了，绝对劳模。人们都知道朱景发一天到晚在忙啥，在地里累了一天的人们都想借此找个乐儿呢。

主持会议的于水丰不能让这种乐子再闹下去，说：“好，候选人有两个了，于旺田和朱景发，大家看还有没有。”

人们喊，没了，就他们俩了，差额选也够了。

于水丰说：“举手表决。”

有人接话：“别呀！乡里乡亲撞头碰脸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举胳膊多不民主啊。我们要求背对背，投票。”

更多的人响应：“对，投票。”

也有人质疑：“就别整景儿啦，都没带纸和笔，还现跑回家取去呀！”

于水丰低头在地上找。要是在屯里，随手攥些稻草棍儿，或让谁捡回一捧小石子，就可当选票了。可这是在稻田里，哪里去捡石子，水稻刚在抽穗，又哪里可攥稻草棍儿，于水丰抬头望望

众人，见有人正一闪一闪地抽烟，便说：

“谁带着烟呢，献出来。以烟代票，一人一棵，这民主了吧！”

可谁又肯当这种白献烟的冤大头呢！就连那正抽烟的，也鬼头鬼脑地急急狠吸上两口，便把那大半截烟头丢到田里去了。于水丰低声骂了句什么，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票子，往身边年轻人手上一塞，说：

“你跑跑腿儿，快去快回，到屯里小卖部给我拿回一条烟来。大伙儿的事，高级就高级点儿，石林吧。”

这几年，村民们养蟹子，村里有特产税可收，提留款也明显多了不少，村委会花钱也大方多了。

石林烟很快买回来了。于水丰让撕扯开分发，妇女孩子不算数，每人一棵。“都点上，抽吧，一人一棵烟尾巴，就顶选票了。这回我民主了吧！”

有女人抗议：“民主个屁，男女为啥不平等，都啥年月啦！”

于水丰说：“愿啥年月啥年月，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服回家改户口本去。”停了停又说，“当然，谁家爷们儿没来，二当家的也可以发一棵烟。可你一定得投票啊，想把烟带回去巴结老爷们儿可不行。”

女人们心满意足地嘎嘎笑成一片。

是个无风的仲夏夜，夜幕中的田野里，立时升腾起一片微蓝的烟雾。那不会抽的，也把烟叼在嘴上，抽两口，吭吭地咳着，又把那烟送到会抽的手上。女人们笑骂着，掩了口鼻往后躲，就连灯下的飞蛾，在那一刻也似乎减了不少。

于水丰让于旺田和朱景发站到灯下去，两人隔开三步远，投票人依次从两人身后经过，同意谁便把烟尾巴扔在谁的身后。于水丰则站在两人对面监督选举，和候选人最后投票。于旺田初时还不肯站过去，对于水丰说，我不选，不选中不，于水丰故意冷

下脸，说民主你懂不懂，这不是我村支书让你候选，是全体村民让你候选，少扯里眼儿扔，稳当站好。于旺田便只好乖乖地站过去了。朱景发却不费话，他充满自信不会当选，便大大咧咧站过去，还嬉皮笑脸地对着灯光吐烟圈，先吐了一个圆圆的，再吐出一根直直的烟柱从烟圈里穿过去。男人们见了，哈哈坏笑，还有人模仿。女人中有明白的，便笑骂，这缺八辈儿德的朱老九，下回再刹掉根指头，就变成八爪螃蟹了。有那懵懂的，偏还要问，朱老九咋啦！明白的女人便嗔她，回家问你当家的去。

投票开始了。于旺田可怜巴巴地双手作揖打躬，“求求各位老少爷们儿，可别骂我啊。我于老旺老孤雁一个，还拉扯着两个孩子，活下来就不容易了，千万别再埋汰我啦！”那朱景发则一直咧着大嘴笑，不时还嚷上一句，“我是一头北方的驴，我是一头北方的驴”。

投过票的村民们却不离去，复又站回渠沿畦埂上等待选举结果，一个个掩了嘴巴不说话。结果已明晃晃地丢在了两个候选人身后，这个大乐子不捡岂不太亏了。

终于轮到两个候选人投票了。于旺田和朱景发一转身，便都哈哈地大笑开了。于旺田把手上的烟头往朱景发脚下一甩，便往人堆里跑，还喊着，谢谢啦，谢谢啦。朱景发先是一怔，随即也把烟头往自己脚下使劲地摔，转身笑骂，“我操，你们这是光棍腿子操驴，拿我穷开心啊！可我不是骡驴啊！不算数，不算数。”

人们都跟着大笑开了，是那种洪水蓄势轰然爆发的笑，是那种极开心极得意的笑，笑得弯腰抱肚，笑得你推我搡，有人被推搡掉进水里，就故意不上来，借机击水抛泥，惹得夏日的田野里比过大年放炮仗还热闹。

于旺田和朱景发一闪开，选举结果便清清爽爽地展示在了村支书的眼前，于旺田只得了七八票，朱景发得到的烟头却堆了一小堆，过百不止。这个结果太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也许

最初的几个人还是选了于旺田的，可有人同情于旺田并开始恶作剧后，随后的人便心领神会积极配合。这个恶作剧让一村之官哭不得，笑不得，喜不得，也恼不得。老百姓在艰辛而平淡的日子里就巴望着一点儿乐子，法不责众，你又能怎么样呢。

于水丰绷着脸，等人们等得有些累了，才重重咳了两声，说：“大伙儿把烟给我骗抽了，乐子也找去了。”狡黠的村支书这样给刚才的事情定性，既宣布了选举的无效，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很体面的台阶和重新启动选举的借口，“还是抓紧回到正事上来。天不早了，明儿各家还都有不少活计呢。同意于旺田的请举手。”他率先高高地举起了胳膊。

村民们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乐子到了这一步，再闹下去就过了，过犹不及。当官的没翻脸，咱也就别再讨那二皮脸厚脸皮了。便也纷纷举起了粗粗黑黑的胳膊。只有于旺田没举手，蹲在那里把脑袋耷在档间，垂头丧气地叨咕说，你们就骂我吧，你们就往死砸我……

“同意朱景发的请举手。”于水丰接着说。

只有蹲在田埂上的于旺田孤单地举了，可他四下撒目了一眼，又把手放了下去。那朱景发见状，却急忙把自己的手举起来，喊：

“我操，选不选的，也别让我成个蛋啊！”

人们又笑起来，只是不再那般热烈。搞乐子也像过年，腊月二十三是序幕，除夕之夜是高潮，到了正月十五便是尾声。这最后一乐儿便是恰到好处的收尾之作了。

村支书于水丰很高兴地说：“一人只有一次举手的权利。你朱景发刚才选了于旺田，再举胳膊就是废票。你不是个蛋，也是个球。好，我宣布，于旺田当选。散会。”